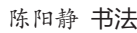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草书三十家学术邀请展系列活动在河北美院举行

4月15日,柳絮飞扬,当代草书三十家学术邀请展暨寻源与拓化·从汉简到魏晋草书学术论坛在河北美术学院举行,河北美术学院书法学院院长陈阳静,展览、论文作者,媒体记者以及1000余位河北美院师生到场。河北美术学院校长甄忠义,中国书协学术委员会委员、策展人姜寿田,重庆书协主席、参展作者代表漆钢,还有于第二天进行的全国书法研究生导师书学论坛嘉宾、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陈胜凯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。《当代草书三十家学术邀请展作品集》、《寻源与拓化·从汉简到魏晋草书学术论坛论文集》同步发行。

草书不是一种新书体,然它的自由度、抽象化、情感性、技巧强的基因恰恰非常切合它在世界艺术圈的活跃存在。汉代主张书肇自然的蔡邕有论:“自然既立,阴阳生焉;阴阳既生,形势出矣。”形势,大概属于草书的首要特征,是书法由实用层面真正转向艺术自觉的开端,尽管仍存在实用性,“形势”大好,则超越草书之前的各类书体了。如果书法没能经历草化过程步入纯艺术殿堂,书法被如此推崇备至是要打折扣的。当代是否称得上草书盛世有待观察,当代草书创作人才、创作理论、创作观念、创作流派并峙纷争应该是前所未有的。所以,遴选了中青年代表书家的“当代草书三十家学术邀请展”隆重登场是草书领域的一件大喜事,可以一窥当代草书创作前沿的最新神态。

甄忠义说：“书法学是我校开设最早、最具优势的学科，师生深入探索，精心创作，在书法创作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”展览放在实战型书法教学的河北美术学院，别具风采。姜寿田撰写序文指出：“当代草书三十家学术提名展，试图从一个较为宏阔的背景上来梳理观照当代草书，因而，它容纳了各种草书书



体、风格与书史上不同流派:大草、小草、章草;晋型、唐型、明清调等。它从直观上告诉我们,当代草书已进入了一个帖学时代。它有效地与清代碑学语境下的碑帖结合作了切割,而力图明晰地体现出当代草书目标。不可否认,当代草书从多元化与帖学独立化层面而言,已体现出独到的书史理悟与探询路迳,其体现出的多元、入古与当代性诠释无疑强烈地体现出这一点。更重要的是在笔法上冲破赵董末流。其中少数书家的草书创作已显现出独诣性端倪。这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开端。由此引向深化,则有可能走向更高意义的主体性创作,从而提升当代草书的时代水平。”的确是专家之论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代草书创作绝对与碑学隔断关系,毕竟近现代还是有成功地将碑帖嫁接而震撼书坛的草书大家,沈曾植、王遽常、林散之等即是。参展书家普遍抱着敢于否定自己、自我批判、不自恋的精神,文质兼济,把作品交给观众品鉴斧正,也值得大力赞誉。

“书之求能，且攻真草”(唐·张旭)。研究魏晋草书的文字连篇累牍，研究汉竹木简的文字“门可罗雀”，草书流变伴随书体的演变漫长而丰富。汉简包括汉隶、汉草两部分——汉简的地域书风，汉简草化如何用笔，汉简在承上启下的草书流变中的作用与角色长期未得到梳理挖掘，大有文章可做。近年来，有着书法强项的河北美院在致力于书法创作探索与教学变革的同时，也致力于书法学术研究的积极推进。这届“寻源与拓化·从汉简到魏晋草书学术论坛”，是继2021年晋唐一体草书学术论坛之后，河北美院主办的又一届全国性草书专题论坛。虽然书法荣升一级学科，实际上书法学科的规范、权威、通用的教科书式的成果依旧比较稀缺薄弱，对书法的“寻源与拓化”，正是美术高校义不容辞的幸运又艰辛的重任。

有人说：研讨会是个很奇葩的物种，严重考验你如坐针毡的能力。每人发言数分钟，昏汉醉语，老姬讷讷，越没料的越拖堂。而“寻源与拓化·从汉简到魏晋草书学术论坛研讨会”，基本避免了屡见不鲜的“拖堂”痼疾，无论入选交流论文宣读，抑或胡传海、崔树强、李逸峰、王伟、朱中原、杨勇、姜寿田7位专家的评议均言简意赅，褒贬、张弛有度。围绕草书的内擗、外拓、绞转的空前“革命”，围绕汉简过渡到魏晋草书的谜团释疑，围绕重振帖学草书的“破体”雄风，围绕隶变、草化的你中有我、我中有你的嬗递，专家与作者都作了精彩的、和谐的观点碰撞。一个把草书展览作前奏的草书学术研讨会自然“天接云涛连晓雾，星河欲转千帆舞”。

世间万物无物不草书，驰毫骤墨的草书还有宁静致远的一面。爱上草书，草书，就这样把你征服。

本报讯 通讯员 刘凤 书法家张红春最新诗词书画作品集《雪履集》，日前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。《雪履集》萃选了作者于2016年至2021年间所创作的诗词书画作品近百幅，较完整地呈现了其在文艺创作方面的综合才能及修养。

张红春，现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，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，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兼女书法家委员会副主任，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。幼承父教临池学书，书法作品多次在中国书协主办的“兰亭奖”（艺术奖）、全国展、中青展、妇女展、扇面展、中国书协优秀会员展等展览中入展和获

等处举办个人书法展,出版书法、诗词作品集及书法理论书籍多部。《雪履集》内容丰富,涵括甚多。作者以从容娴雅而时见大气的笔触,写到了对往圣先贤的景仰与追慕,写到了向前辈学人霍松林等先生的虚心求教,写到了书画创作时的独特感悟,写到了与诸师友之间的诗词唱酬与友情盘桓,写到了选胜登临而观风赏月之中亦有深意存焉,也以诗词为骨,笔墨为形,对诸多门类艺术作品进行了不无独到的评析与品鉴。且与全书中绝大多数格律诗词相映成趣的是,书中还附录了作者的数首“新诗”,亦是情思灵动,别饶趣味。著名学者、北京大学教

春之前的《雪漱集》，他认为此两著“姊妹篇”命名之异，“《雪漱集》或许是取雪漱凡响、棣通太音的高蹈意，兼具枕流漱石的旷达，理想色彩浓厚，而《雪履集》更重视‘践履’之功，注意记录日常生活的感受，是其足之所历，情之所系。”

朱良志称最喜欢其诗“淡然本真的风味，浅浅之语，别有风致，都归笺素平常句，却是真性好文章。”数十年艺术探寻之旅，也使张红春感慨颇多，她在后记中坦言，“书法之美、诗词之雅的体会，需穷尽一生来涵养，甚至终生亦不得自由”，且“书法与诗词同样迷人的，还有它们审美的不可解析不可言传，以及它们

冷柏青书

